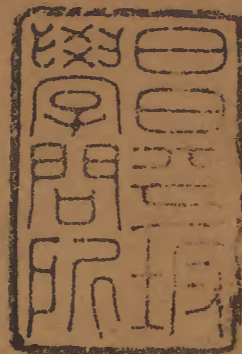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八



漢書門類			
九	四	三	九
一	〇	八	函
一	四	二	冊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九
一	〇	八	函
一	四	二	冊

理學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116)		
函號	299	4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朱子語類輯畧卷之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訂

受業諸子叅校

淺草文庫

論本朝

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欲復二帝三代已自勝於唐人但說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說得透

趙幾道云本朝宰相但一味度量而已曰寬裕溫柔足以

有容固好又須發強剛毅足以有執則得

某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箇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已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

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稱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納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先生曰。渠言漢之名節。晉魏之曠蕩。隋唐之辭章。皆懲其弊爲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袞將去。遂成風俗。後漢名節。至於末年。有貴已賤人之弊。如皇甫規。鄉人見之。卻問卿在鴈門食鴈美乎。舉此可見積此不已。其勢必至於虛浮。入老莊。相袞到齊梁間。又不復如此。只是作一般艷辭。君臣賡歌。褻瀆之語。不以爲怪。隋之辭章。

乃起於煬帝進士科。至不成科目。故遂袞纏至唐。至本朝。然後此理復明。正如人有病。今日一病。明日變一病。不成要將此病變作彼病。某問已前皆袞成風俗。本朝道學之盛。豈是袞纏。先生曰。亦自有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若如楊劉之徒。作四六駢儷之文。又非此比。然數人者。皆天資高。知尊王黜霸。明義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於理未見。故不得中。某問安定學甚盛。何故無傳。曰。當時所講止此。只些門人受去做官。

歿後便已。嘗言劉彝善治水。後來果然。彝有一部詩。遇水處便廣說。某又問以前說後漢之風。皆以爲起於嚴子陵。近來說又別曰。前漢末極有名節人。光武卻極崇儒重道。尊經術。後世以爲法。如見樊英築壇場。猶待神明。嚴子陵直分明是隱士。渠高氣遠邁。直是不屈。又論其不矯激。呂伯恭作祠堂記。卻云它中和。嘗問之。嚴子陵何須如此說。使他有知。聞之豈不發一笑。因說前輩如李泰伯門議論。只說賁王賤伯。張大其說。欲以劫人之聽。卻是矯激。然猶有以使人奮起。今日須要作中和。將來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記云。先生

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胡文定父子極喜此語。大抵前輩議論粗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不可不理會。某問此風俗如何可變。曰。如何可變。只且自立。

論安定規模。雖少踈。然却廣大。著實。如孫明復春秋。雖過當。然占得氣象好。如陳古靈文字。尤好。嘗過台州。見一豐碑說孔子之道甚佳。此亦是時世漸好。故此等人出。有魯一變氣象。其後遂有二先生。若當時稍加信重。把二先生義理繼之。則可以一變。而乃爲王氏所壞。問當

時如此積漸將成而壞於王氏莫亦是有氣數曰然本朝孫石輩忽然出來發明一箇平正底道理自好前代亦無此等人如韓退之已自五分來只是說文章若非後來關洛諸公出來孫石便是第一等人孫較弱石健甚硬做

石守道只是粗若其名利嗜欲之類直是打疊得伶俐茲所以不動心也

韓魏公富鄭公皆言新法不便韓公便能論列上面不從他也委曲作箇道理著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用他那法度後來遂被人言雖如此畢竟喚做是不得今事

有不便但當如韓公論列若不從也須做道理減省了行他底大不可行則有去而已如富鄭公直截自用已意則不可也

先生因泛言交際之道云先人曾有雜錄册子記李仲和之祖同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託以他事不入他日復招飯意厘甚李欲往包公正色與語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安與之交豈不爲他日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典鄉郡先生因嗟嘆前輩立已接人之嚴蓋如此方二公爲布衣

所志已如此。此古人所謂言行必稽其所終慮其所做也。或言近有為鄉邑者，泛接部內士民，如布衣交，甚至狎溺無所不至。後來遇事入手，處之頗有掣肘處，曰為邑之長，此等處當有限節。若脫畧繩墨，其末流之弊必至於此。包李之事可為法也。

陳烈初年讀書，不理會得。又不記。因讀孟子求放心一段，遂謝絕人事，靜坐室中數月。後看文字，記性加數倍。又聰明。

荆公初作江東提刑，回來奏事，上萬言書，其間一節云：今之小官俸薄，不足以養廉，必當有以益之。然當今財用

匱乏，而復為此論，人必以為不可行。然天下之財未嘗不足，特不知生財之道，無善理財之人，故常患其不足。神宗甚善其言，後來纔作參政，第二日便專措置理財。徧置回易庫，以籠天下之利。謂周禮泉府之職，正是如此。却不知周公之制，只為天下之貨有不售，則商旅留滯而不能行，故以官錢買之，使後來有欲買者，官中却給與之。初未嘗以此求利息也。時舉云：凡國之財用，取具焉，則是國家有大費用，皆給於此，豈得謂之不取利耶？朝廷財用，但可支常費耳。設有變故之來，定無可以應之。曰：國家百年承平，其實規模未立，特幸其無事耳。

若有大變豈能支耶。神宗一日問回易庫。零細賣甚果
子之數。因云。此非朝廷之體。荆公乃曰。國家創置有司。
正欲領其繁細。若回易庫中。雖一文之物。亦當不憚出
納。乃有司之職。非人君所當問。若人君問及此。則乃爲
繁碎而失體也。其說甚高。故神宗信之。

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爲不是。蓋那
時也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不
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
退散。道夫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
不以爲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爲之。必

四分而休者。有格得四五分五六分者。格到五六分者。
已爲難得。今人原不曾格物。所以見識極卑。都被他引
將去。二蘇所以主張箇一與中者。只是要恁含糊不分
別。所以橫說豎說。善作惡作。都不會道理也。然當時人
又未有能如它之說者。所以都被他說動了。故某嘗說
今人容易爲異說引去者。只是見識低。只要鶻突包藏。
不敢說破。纔說破。便露脚手。所以都將一與中蓋了。則
無面目。無方所。人不得而非之。

兩蘇旣自無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鶻突無是
處。人豈可以一已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不是

聽得人底。

或問東坡言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而卒莫消長也。只是老子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意否。曰。然。又問此語莫也無病。曰。便是不如此。既是逝者如斯。如何不往。盈虛如代。如何不消長。既不往來。不消長。却是箇甚底物事。這箇道理。其來無盡。其往無窮。聖人但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逝者如斯夫。只是說箇不已。何嘗說不消長。不往來。它本要說得來高遠。却不知說得不活了。既是往者如斯。盈虛者如代。便是這道理。流行不已也。東坡之說。便是摩訶法師四不遷之說也。又

云。盈虛者如代。代字今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寫本。皆作代字。食字頃年蘇季真刻東坡文集。嘗見問食字之義。云如食色之食。猶言享也。

東坡聰明。豈不曉覺得他。晚年自。知。所。學。底。倚。靠。不。得。及。與李昭玘書有云。黃秦輩挾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智。必極其所。如將安所。歸宿哉。念有以反之。范淳夫持兩端。兩邊都不惡他。也只是不是。如今說是說非。都是閑說。若使將身已。頓放在蘇黃間。未必不出其下。須是自家強了他。方說得他。如孟子闢楊墨相似。這道理只

身言類 卷之八 十一 正誼堂
是一箇道理。只理會自家身。已是本。其他都是閑物事。
緣自家這一身。是天造地設底。已盡擔負許多道理。纔
理會得自家道理。則事物之理。莫不在這裏。一語一默。
一動一靜。一飲一食。皆有理。纔不是。便是違這理。若盡
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以柱天踏地。方不負此生。若
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許多形骸。空受許多
道理。空喫了世間人飯。見得道理。若是世上許多閑物
事。都沒要緊。要做甚麼。又曰。伊尹說天之生斯民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
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

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
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聖賢與衆人皆具此理。衆人目不
覺察耳。又曰。聖人之心。如青天白日。更無些子蔽翳。又
曰。如今學者。且要收放心。又曰。萬理皆具於吾心。須就
自家身已做工夫。方始應得萬理萬事。所以大學說在
明明德。在新民。

先生因論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
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
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
兩物事看。

本朝中興至今日人物

問中興諸相曰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趙忠簡却曉事。有好賢樂善。處置得好。而大義不甚分明。李丞相大義分明。極有才做事。有終始本末。昭然可曉。只是中間粗不甚謹密。此是他病。然他綱領大規模宏濶。照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諸公皆不及。只可惜太粗耳。朱丞相秀水閑居錄。自誇其功太過。以復辟之事。皆由他做。不公。道。又問呂頤浩曰。這人粗胡亂。一時間得他用。不足道。

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爲之意。也是當時可共事之人。少。然。亦。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汪明遠得旨出措置荆襄。奏乞迂路過建康。見張公。張公不與之言。問亦不答。

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曰。秦會之嘗爲密教。翟公異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於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爲對。云。其人類荀文若。京城破。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爲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爲。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

嘗有書疏往來。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名。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踈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又曰。此老當國。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却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好。

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却與他通慫。勤不絕。一日忽招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爲贖。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自爲。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傅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章曰。此秦老筆也。

後世用兵。只是胡廝殺。那曾有節制。如季通說八陣可用。怕也。未必可用。當臨陣時。只看當時事體。排扒得著。所在。如吳璘敗敵於殺金平。前面對陳交兵。正急。後面諸軍一齊擁前。爛殺敵人。這有甚陳法。且如用兵。前陳交。接後陳。卽用木車隔了。不令突出。當吳璘那時。軍勢勇。

猛將來隔了一齊都斫開突前去。有甚陳法。看來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云。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古之戰也。兩軍相對。甚有禮。有饋惠焉。有飲酌焉。不似後世。便只是爛殺將去。劉錡順昌之捷。亦只是投之死地。而後生。當時敵騎大擁而至。凡十餘萬。諸將會議。以爲固知力不能當。然急渡江。則朝廷兵守已自戒嚴。必不可渡。兼携持老幼。敵騎已迫。必爲所追。其勢終歸於死。若兩下皆死。不若固守。庶幾可生。遂開城門而守。敵人。大至。劉錡先遣人約他。某日戰。敵人謂其敢與我約戰。

大怒。至日敵騎壓於城外。時正暑月。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爲五隊。先備暑藥。飯食酒肉存在。先以一副兜牟與甲。置之。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如此數次。其兜牟與甲尚可容手。則未發。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啤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敵遂大敗。緣敵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掀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卽壓數騎。殺死甚衆。况當衆正熱。甲盾如火。流汗喘息。煩悶。而吾軍迭出飽銳。清涼而傷困者。卽

扶歸就藥調護遂以至寡敵至衆敵人大敗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前此皆未肯真箇要和此是庚申年六月可惜此機不遂進

籍溪嘗云建炎間勤王之師所過州縣如入無人之境恣行擄掠公私苦之有陳無玷者以才畧稱嘗作某縣宿戒邑人各備器械候聞鍾聲則人執以出隨其所居相比排列未幾勤王之師入縣將肆縱橫之狀卽命擊鍾邑人聞之如其宿戒以出師徒見其戈矛森列不虞其有備若此也相顧失色遂整師以過秋毫無犯邑人德之

張翥福建人嘗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之張云可造一小舟以寸折尺便可計算後又有人欲築紹興圍神廟墻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緡其人用張法自築一丈長算其墻可直二萬遂以四萬與匠者董事內官無所得遂與奏紹興貧不如自出錢太后遂自出錢費三十二萬緡

三山黃明陟登是黃傳正之父其人朴實公介爲甚處宰初上任凡邑人來見者都請但一揖問諸公能打對否人皆不敢對因云天對甚其中有人云對地又問日對甚云對月陽對甚云對陰却又問利對甚云對害乃大

聲云。這便不是了。天下一切人。都被這些子壞了。才把
害對利。便事事上只見得利害。更不問義理。須知道利
乃對義。才明得義。利便自無乖爭之事。自後只要如此
分別。不要更到訟庭。後來在任。果有政聲。此事須近於
迂濶。然却甚好。今不可多見矣。

汪端明少從學於焦先生。汪既達時。從杲老問禪。杲之
老。欲進之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杲。杲舉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焦曰。和尚不可破句讀書。不契而歸。亦奇士也。
祝懷汝昭常論張說。一日祝有一婢溺死。衛守施元之謂
張曰。祝婢乃其父婢。祝汗之。恐事泄。抑令其死。張遂言

之於上。上曰。此事大。若有之行。遣不得草草。若無。不須
以此陷人。遂陰遣一兵士之類。來衢揆其事。往來月餘
日。得其實矣。一日乃投都監曰。奉聖旨來。揆祝編修家
公事。遂叫集鄰里。作保。明狀去。事方已。兵士小人。乃能
如此。

戴少望云。洪景廬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
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嘗謂凡事都分
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
人欲。是卽守而勿失。非卽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
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

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戴曰信而後諫意欲委曲以濟事曰是枉尺直尋而可為也

吳公路作南劍天柱灘記曰事無大小為之必成害無大小除之必去此見其志

或言趙子直多疑先生曰諸公且言人因甚多疑魯可幾曰只是見不破爾

或曰今世士大夫不詭隨者只有五六人曰此輩在向時本是關茸人不比數底但今則上面一項真箇好人盡

屏除了故這一輩稍了能不變便稱好人其實班固九品之中方是中下品人若中中以上不復有矣先生因問某人如何或曰也靠不得曰然見他寫書來皆不可曉頃在某處得書來說學問又如何資質又如何讀書不長進又如何某答之云不須如何說話不濟事若資質弱便放教剛若過剛便放教稍柔些若懶便放教勤讀論語便徹頭徹尾理會論語讀孟子便徹頭徹尾理會孟子其他書皆然此等事本不用問人問人只是杭唐日子不濟事不須低著頭去做若做底自是不消問人這番又得他書亦不可曉或曰終是他於利欲之場

打不透。欲過這邊。欲捨彼不得。欲倒向那邊。又畏朋友之議。又緣頃被某人搵獎得太過。正如箇船閣在沙岸上。要上又不得。要下又推不動。曰。然。無一番大水來。泛將去。這船終不動。要之。只是心不勇之故。某嘗歎息。天下有些英雄人。都被釋氏引將去。甚害事。且如昔日老南和尚。他後生行脚時。已有六七十人。隨著他參請。於天下叢林尊宿。無不徧謁。無有可其意者。只聞石霜楚圓之名。不會得去。遂特地去訪他。及到石霜。頗聞其有不可人意處。南大不樂。徘徊山下數日。不肯去見。後來又思量。既到此。須一見而決。如是又數日。不得已。隨衆

入室。揭簾欲入。又舍不得。拜他。如是者三。遂奮然曰。爲人有疑不決。終非丈夫。遂揭簾徑入。才交談。便被石霜降下。他這般人。立志勇決如此。觀其三四揭簾而不肯入。他定不肯詭隨人也。某嘗說怪不得今日士大夫。是他心裏無可作做。無可思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是只隨利欲走。間有務記誦爲詞章者。又不足以抹其本心之陷溺。所以箇箇如此。只緣無所用心。故如此。前輩多有得於佛學。當利害禍福之際。而不變者。蓋佛氏勇猛精進。清淨堅固之說。猶足以使人淡泊。有守不爲外物所移也。若記覽詞章之學。這般伎倆。如何抹拔得。

朱子語類 卷之八
他、那、利、欲、底、窠、窟、動、或、曰、某、人、讀、書、只、是、摘、奇、巧、爲、文、章、以、求、富、貴、耳、曰、恁、地、工、夫、也、只、做、得、那、不、好、底、文、章、定、無、氣、魄、所、以、他、文、字、皆、困、苦、某、小、年、見、上、一、輩、未、說、如、何、箇、箇、有、氣、魄、敢、擔、當、做、事、而、今、人、箇、箇、都、恁、地、衰、無、氣、魄、也、是、氣、運、使、然、而、今、秀、才、便、有、些、氣、魄、少、年、被、做、那、時、文、都、銷、磨、盡、了、所、以、都、無、精、采、做、事、不、成、一、士、人、見、龜、山、容、貌、甚、端、莊、坐、不、動、每、來、必、如、是、以、此、喜、之、一、日、引、入、書、院、久、坐、忽、報、有、客、龜、山、出、接、士、人、獨、坐、凝、然、不、動、如、故、宅、眷、壁、外、窺、之、大、段、驚、異、士、人、別、去、家、人、以、實、告、皆、稱、其、如、此、好、人、愈、爲、所、取、後、以、女、妻、之、乃

陸、棠、也、及、范、汝、爲、作、亂、棠、入、其、黨、見、矯、情、飾、貌、之、難、信、也。

歷代

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藁、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祖、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王、漢、書、引、繩、排、根、不、附、已、者、今、人、誤、讀、根、爲、根、注、云、猶、今、言、根、格、之、類、蓋、關、中、俗、語、如、此、根、格、猶、云、抵、拒、擔、閣、也、引



繩排根。如以繩扞拒然。

溫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強毅爲才。先生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明便是智。強毅便是勇。

陳仲亨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

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爲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

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爲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周自東遷之後。王室益弱。畿內疆土皆爲世臣據襲。莫可誰何。而畿內土地亦皆爲諸侯爭據。天子雖欲分封而不可得。如封鄭桓公。都是先用計。指射鄆地。因而取之。亦是無討土地處。此後王室子孫。豈復有疆土分封。某常以爲郡縣之事。已萌於此矣。至秦時。是事勢窮極。去不得了。必須如此做也。

權重處。便有弊。宗室權重。則宗室作亂。漢初及晉是也。外戚權重。則外戚作亂。兩漢是也。春秋之君。多逐宗族。晉

惠公得國。便不納羣公子。文公之人。卽殺懷公。此乃異日六卿分晉之兆。

封建世臣。賢者無頓身處。初間亦未甚。至春秋時。孔子事如何。

楚地最廣。今之襄漢皆是。儘是強大。齊晉若不更伯。楚必吞周而有天下。緣他極強大。所以齊威晉文責之。皆是沒緊要底事。威公豈不欲將僭王。猶夏之事。責之。但恐無收殺。故只得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依舊委曲。還他許多禮數。亦如威公之意。然此處亦足以見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設使威文所以責之者。不少假借。

他定不肯服。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到得戰國。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

術至韓非說難。精密至矣。蘇張亦尚踈。

黃仁卿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它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太史公三代本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祖紀又言色尚黃。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好以劉季為之。亦未濟事。在唐子西云。自漢而下。惟有子房孔明爾。而子房尚黃老。孔明喜申韓也。說得好。子房分明是得老子之術。其處已謀人。皆是孔明手寫申韓之書。以授後主。而治國以嚴。皆此意也。

漢儒初不要窮究義理。但是會讀。記得多。便是學。漢儒注書。只注難曉處。不全注盡本文。其辭甚簡。問霍光廢昌邑是否。曰。是。使太甲終不明。伊尹如之。何。曰。

亦有道理。

問不疑誣金事。徐節孝以金還人。曰。初也須與他至誠說。是無看如何。他人解便休。若是硬執。只得還他。若皆不與之解說。人才誣便還。則是以不善與人。而自為善。其心有病矣。

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今人都如此。費力。只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

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粗魯濶畧。而能有成者。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為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衰善底人。看他是多少聰明。便敢問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因說至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是箇有病痛底聖人。又問伊尹似無病痛。曰。五就湯。五就桀。孔孟必不肯恁地。只為他任得過。又

問伊尹莫是在尺直尋。曰。伊尹不是恁地。只學之者。便至在尺直尋。

後漢魏宿不肯仕。鄉人勉之。曰。干祿求進。以行志也。方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慨然歎曰。使宿生行而死。還於諸子。何有哉。

說東漢誅宦官事云。欽夫所說。只是翻騰好看。做文字則刷其實。不曾說著當時事體。到得那時節。是甚麼時節。雖倉公扁鵲。所不能療。如天下有必死之病。喫熱藥也。不得。喫涼藥也。不得。有一人下一服熱藥。便道他用藥錯了。天下有必亡之勢。這如何慢慢得。若許多宦者未

誅更恁地保養過幾年更乖。這只是胡說。那時節是甚麼時節。都無主了。立箇渤海王之子纘。纘七八歲。方說梁冀跋扈。便被弒了。立蠡吾侯爲相。帝方十五歲。外戚宦官手裏養得大。你道他要誅他。不要誅他。東漢外戚宦官從來盤踞執轍相銜。未有若此之可畏。養箇女子。便頓放在宮中十餘年。後便窮極富貴。到得有些蹶跌。便闔族誅滅。無遺類。欲爲孤豚而不可得。必凶之易。未有若東漢末年。伯謨問唐宦官與東漢末如何。曰。某嘗說唐時天下尚可爲。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直是無著手處。且是無主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宦官。那

時若有人似尚可爲。那時只宣宗便度得事勢不能幹。便一向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如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嚼果食。度日呼田令孜爲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畧有些小變動。便成大病。如乳母也。聒噪一場。如單超徐璜也。作怪一場。如張讓趙忠之徒。纔有些小權柄。便作怪一場。這是甚麼時節。伯謨云。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疊曰。這許多

時節直是無着手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莘作詩史。以為竇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颯。而未收曹節。王甫。侯覽。若一時便收。卻四箇便了。陽球。誅宦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未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卻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

因論三國形勢。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為取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為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為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着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為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

二大着。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自保耳。

問先主為曹操所敗。請救於吳。若非孫權用周瑜以敵操。亦殆矣。曰。孔明之請救。知其不得不救。孫權之救備。須着救他。不如此。便當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識。勢使然也。及至先主得荊州。權遂遣呂蒙擒關羽。才到利害所在。便不相顧。

諸葛孔明大綱資質好。但病於粗疎。孟子以後人物。只有子房與孔明。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如授後主以六韜等書。與用法嚴處。可見若以比王仲淹。則



不似其細密他卻事事理會過來。當時若出來施設一番亦須可觀。

毅然問孔明誘奪劉璋似不義。曰：便是後世聖賢難做動着便粘手惹脚。

諸葛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甚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卻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先主不忍取荊州不得已。而爲劉璋之圖。若取荊州雖不爲當。

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爲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荊州之爲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爲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爲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姑爲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爲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疎鹵。自取其敗。據當時

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

誦武侯之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符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先生說八陣圖法。人傑因云。尋常人說戰陣。事多用變詐。恐王者之師不如此。曰。王者勢嚮。次自不須用變詐。譬如孟賁與童子相搏。自然勝他。孟賁不得。且如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事令孟獲觀其營壘。分明教你看見。只是

不可犯。若用變詐。已是其力不敵。須假些意智。勝之。又今之戰者。只靠前列。後面人更着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爲一陣。有專於戰鬪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然未知如何用之。又問垓下之戰。曰。此卻分曉。又問淮陰多多益辦。程子謂分數明如何。曰。此御衆以寡之法。且如十萬人。分作十軍。則每軍有一萬人。大將之所轄者十將而已。一萬又分爲十軍。一軍分作十卒。則一將所管者十卒而已。卒正自管二十五人。則所管者三卒正耳。推而下之。兩司馬雖管

二十五人。然所自將者五人。又管四伍長。伍長所管四人而已。至於大將之權。專在旗鼓。大將把小旗。撥發官執大旗。三軍視之以爲進退。若李光弼旗摩至地。令諸軍。歿生以之。是也。若八陣圖。自古有之。周官所謂如戰之陳。蓋是此法。握幾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由來須遠。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洑處。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爲善用兵也。又問陰符經有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之說。如何。曰。絕利者。絕其二三。一源者。一其源本。三反晝夜者。更加詳審。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事半。

古之人。功必倍之之謂。上文言瞽者善聽。聾者善視。則其專一可知。注陰符者。分爲三章。上言神仙抱一之道。中言富國安民之法。下言強兵戰勝之術。又有人每章作三事解釋。後來一書吏竊而獻之高宗。高宗大喜。賜號渾成。其人後以強橫害物。爲知饒州汪某斷配。

或問季通八陣圖說。其間所著陳法。是否。曰。皆是元來有底。但季通分開許多方圓陳法。不相混雜。稍好。又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季通以爲正合八陳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陣。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鬪。只袞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步。

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畧之。便以司馬遷爲曉兵法。班固爲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爲行陳乃用兵之常。故畧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陣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廵用兵未嘗做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畧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概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番休。遁上。分一軍爲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旣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卽調發第二

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鄉來張采直守南劍。戰退范汝爲。只用此法。方汝爲之來寇也。采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數替。以入陣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爲。又云。劉信叔順昌之勝。鄉見張仲隆云。親得之信叔。大槩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敵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着手乎。則曰熱甚不可着手矣。時城中軍亦不甚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爲數替。如是下令軍中可依此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

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人情胥快。故能大敗敵人。蓋方
我之甲士甲熱不堪。着手則敵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
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時而擊之。是以勝也。或曰。是
戰也。信叔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
割棄竹筒。狼籍其豆於下。敵馬饑聞豆香。低頭食之。又
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斃。曰。此則不
得而知。但聞多遣輕銳之卒。以大刀斫馬足。每折馬一
足。則和人皆仆。又有相蹂踐者。大率一馬仆。則從旁而
斃。不下十數人。

用之問諸葛武侯不死。與司馬仲達相持。終如何。曰。少間
只管算來算去。看那箇錯了。便輸。輸處也不在多。只
是爭些子。季通云。看諸葛亮不解輸。曰。若諸葛亮輸時。
輸得少。司馬懿輸時。便狠。

諸葛公是忠義底。司馬懿是無狀底。諸葛公劉禪
備位而已。

王導爲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餘人。逐一稱
讚。獨不及一胡僧。并一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
海人曰。自君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奢
蘭奢。乃胡語之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

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

便是經濟之學

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其言哉若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耶

後唐莊宗善音律好寵伶優其卒也得鷹坊人善友歛樂器而焚之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豈欺我哉

戰國漢唐諸子

問荀楊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

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卻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卻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疎更無物事撐住視箠所以於用處不甚可人意緣他費工夫去作文所以讀書者只為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於經綸實務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幾箇詩酒秀才和尚度日有些工

夫只了得去磨煉文章。所以無工夫來做這邊事。兼他
說我這箇便是聖賢事業了。自不知其非。如論文章云。
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卻把孟軻與
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都不成議論。荀卿則全是申韓
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
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
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楊雄則全
是黃老。某嘗說楊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
是投黃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
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

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爲人。他見識全低。語言極猥。
甚好笑。荀楊二人。自不可與王韓二人同日語。問王通
病痛如何。曰。這人於作用度。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
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與太平。及知時勢之不
可爲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續元經。又要
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
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各物度數。數聖人之典
章。皆在於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
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
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書。詩則欲取曹

劉沈謝者為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又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畧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問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為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辭。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它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

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提幾箇公卿大夫來相荅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卻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他自要做孔夫子。便胡亂捉別人來為聖為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托。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誇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故。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續緝附會以成之。畢竟



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啓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楊又夏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濶。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革。施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着。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是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楊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韓退之只曉得箇大綱。

下面工夫都空虛。要做更無下手處。其作用處全疎。如何敢望王通。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他只見聖人有箇六經。便欲別作一本六經。將聖人腔子填滿裏面。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做他。死時極後生。只得三十餘歲。他卻火急要做許多事。或云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

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

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苦困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粗。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卻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

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燦然可爲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

填充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楊雄太元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某嘗說自孔孟滅後。諸儒不子細讀得聖人之書。曉得聖人之旨。只是自說他一副當道理。說得卻也好看。只是非聖人之意。硬將聖人經旨說從他道理上來。孟子說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聖人之志。如人去路頭迎接那人相似。或今日接着不定。明日接着不定。或那人來也不定。不來也不定。或更遲數日來也不定。如此方謂之以意逆志。今人讀書。卻不去等候迎接那人。只認硬趕捉那人來。更不由他情願。又教他莫要做聲待。

我與你說道理。聖賢已歿。他看你如何說。他又不會出來與你爭。只是非聖賢之意。他本要自說他一樣道理。又恐不見信於人。偶然窺見聖人說處。與己意合。便從頭如此解。將去更不子細。虛心看聖人所說。是如何正。如人販私鹽。擔私貨。恐人捉他。須用求得官員一兩封書。并掩頭行引。方敢過場。務偷免稅錢。今之學者。正是如此。只是將聖人經書拖帶印證。已之所說而已。何常真實得聖人之意。卻是說得新奇巧妙。可以欺惑人。只是非聖人之意。此無他。患在於不子細讀聖人之書。人若能虛心下意。自莫生意見。只將聖人書玩味讀誦。少。

朱子語類卷之八
問意思自從正文中迸出來不待安排不待杜撰如此
方謂之善讀書且屈原一書近偶閱之從頭被人錯解
了自古至今訛謬相傳更無一人能破之者而又爲說
以增飾之看來屈原本是一箇忠誠惻怛愛君底人觀
他所作離騷數篇盡是歸依愛慕不忍捨去懷王之意
所以拳拳反復不能自己何嘗有一句是罵懷王亦不
見他有褊躁之心後來沒出氣處不奈何方投河殞命
而今人句句盡解做罵懷王在屈說了屈原只是不曾
平心看他語意所以如此

只有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着然亦非他真見

得這道理

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
者生之質也。麟謂性者生之質本莊子之言曰莊子有
云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前輩謂此說頗好如有
物有則之意

童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見得鶻突如命者天之
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
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
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
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

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牆不分明端的

建寧出正誼明道如何論先生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

徐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今要去揣摩不得

或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

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

原道中舉大學卻不說致知在格物一句蘓子由古史論舉中庸不獲乎上後卻不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二句這兩箇好做對司馬溫公說儀秦處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卻不說居天下之廣居看得這樣底都是箇無頭學問

問退之原性三品之說是否白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卻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



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著一生字便是帶着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著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卻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

韓文公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說箇影子

至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子闢楊墨之功以爲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卻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方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但

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

退之晚來覺沒頓身已處如招聚許多人博塞爲戲所與交如靈師惠師之徒皆飲酒無賴乃至海上見太顛壁立萬仞自是心服其言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此是退之歎欵樂天暮年賣馬遣妾後亦落莫其事可見歐公好事金石碑刻都是沒著身已處卻不似參禪修養人猶是貼著自家身心理會也宋子飛言張魏公謫永州時居僧寺每夜與子弟賓客盤膝環坐於長連榻上有時說數語有時不發一語默坐至更盡而寢率以爲常李德之言東坡晚年卻不衰先生曰東

坡蓋是夾雜些佛老添得又鬧熱也。

韓退之云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又曰沈浸醲郁又曰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杜元凱云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而今學者都不見這般意思又曰磨礪去圭角易曉浸潤著光精此句最好人多不知又曰只是將聖人言語只管浸灌少間自是生光精氣象自別。

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學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

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東坡則雜以佛老到急處便添入佛老相和傾瞞人如裝鬼戲放烟火相似且遮人眼如諸公平日擔當正道自視如何及才議學校便說不行臨了又卻只是詞賦好是甚麼議論如王介甫用三經義取士及元祐間議廢之復詞賦爭辨一上臨了又卻只是說經義難考詞賦可以見人之工拙易考所爭者只此而已大可笑也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卻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雜類

謂之名之也。之謂直爲也。

沈莊仲問姓氏如何分別。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爲姬姓，而氏有不同。某嘗言：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切恐謚本氏字，先儒隨他錯處解。將去義，理不通。且如舜生於瀋汭，武王遂賜陳胡公滿爲媯姓，卽因生賜姓。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如此之類。所謂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同異之理，如同姓本親，以下去漸疎。異姓本疎，他日婚姻卻又親。陰陽相涵之理也。萬物聚散之理也。

見人名諱同不可遽改。只半真半草寫之。揚曰：只是寫時莫與太真說時莫太分明。

汪端明說朝廷塑一顯仁皇后御容，三年不成。卻是一行人要希逐日食錢，所費不貲。端明爲禮部尚書，奏過太。上得旨催促，又卻十日便了。朝廷事多如此。

王拱辰作高樓，溫公作土室。時人語云：一人鑽天，一人入地。康節謂富公曰：比有怪事，一人巢居，一人穴處。陸務觀說漢中之民，當春月，男女行哭，首戴白楮幣。上諸葛公墓，其哭皆甚哀云。

嘗見徐侍郎書三字帖於主位前云：磨堯堅竟不曉所謂。

後竟得來。乃是古人有銘如三緘口之類。此書於腹曰磨堯堅。謹勿言畏秦禍也。

論詩物理。因問東坡說人不怕虎者。虎不奈得其人。何是有此理。東坡論小兒不怕者。是一證。傳燈錄載歸宗南泉三人曾遇虎。皆不以爲事。李清言有一鄉人賣文字。遇虎。其人無走處了。曾聞人言虎識字。遂鋪開文字與虎看。自去。此數事皆其驗也。先生曰。曾見一僧名亭黃龍。清會下人。言僧入山遇虎。只是常事。初見時。虎亦作威。近前來。見人不怕。他漸漸去了。後常常見人慣了。都如常。揚曰。只是初見不怕難。先生曰。人心能堅。忍得此。

時好。

紙錢起於元宗時。王璵蓋古人以玉帛。後來易以錢。至元宗感於王璵之說。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理得。璵作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禮書載范傳正言。唯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而國初古禮者。錯看。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紙錢衣冠。有何間別。

狐性多疑。每渡河。須冰盡。合乃渡。若聞冰下。猶有水聲。則終不敢渡。恐冰解也。故黃河邊人。每視冰上有狐跡。乃敢渡河。又狐每走數步。則必起。而人立四望。立行數步。

廼復走走數步復人立四望而行故人性之多疑慮者
謂之狐疑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
則尾舉向上胡舉向上則尾窺至地故曰狼跋其胡載
窺其尾

陳易和叔將赴試韓魏公戒之曰離場屋久更宜子細陳
曰三十年做老娘不解倒糊了孩兒既而王字押作賦
韻率土之濱莫非王遂見黜魏公聞之笑曰果然倒糊
了孩兒矣

汪玉山童穉時喻玉泉令他對七字對云馬蹄踏破青青
草玉山應口對云龍瓜拏開黯黯雲

財猶膩也。近則汚人。豪傑之士。恥言之。

人言仁不可主兵。義不可主財。某謂惟仁可以主兵。義可
以主財。

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機而固守。

先生因喫茶罷曰。物之甘者。喫過必酸。苦者。喫過卻甘。茶
本苦物。喫過卻甘。問此理如何。曰。也是一箇道理。如始
於憂勤。終於逸樂。理而後和。蓋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
各得其分。則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
吝。都是此理。

墨翟與工輪巧爭辨云云。論到下梢。一著勝。一著沒了。期

一日吾知其所以拒子矣。吾不言。一日吾知其所以攻子矣。吾不言。

論文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着力做。卻自是不好。

夜來鄭文振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某說而今難說。便與公說某人優某人劣。公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卻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

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胸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章。孰少間做文字。意思語脈自是相似。讀得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蘓文熟。便做出蘓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卻不得用。向來初見擬古詩。將謂只是學古人之詩。元來卻是如古人說灼灼園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遲遲澗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澗中石。自家又也做一句

如此人生天地間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語脈皆要似他底只換卻字某後來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詩便覺得長進蓋意思句語血脈勢向皆做他底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路底路脈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蘓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着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着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做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

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疎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他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卻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闢鞞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

朱子語類 卷之八
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丈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出來爲做文章之用也又曰人晚年做文章如秃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某四十以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云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荅他令更掉了這箇虛心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罩正身未理會得在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决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

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才卿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陳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道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蘓文害正道甚於佛老且如易所謂

利者義之和。卻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先生正色曰。某在當時。必與他辨。卻笑曰。必被他無禮。

東坡文字明快。蘇老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爲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會文一字換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

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章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言杜詩亦何用。曰。是無意思。大部小部無萬數。益得人甚事。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爲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

因改謝表曰。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纔用便用。著這

樣字。如今不免去搜索修改。又言歐公爲蔣穎叔輩所誣。旣得辨明。謝表中自敘一段。只是自胸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亦有絕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文字到歐曾蘓。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

歐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卻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

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蘓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廣問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卻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曾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爲荆公作。又曰。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又舉數句說。人不怨暗君。怨明君處。以爲說得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於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攜所作以謁之。南豐

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託後山爲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畧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爲畧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廣因舉秦丞相教其子孫作文說。中說後山處。曰。他都記錯了。南豐入史館時。止爲檢討官。是時後山尚未有官。後來入史館。嘗薦邢和叔。雖亦有意薦後山。以其未有官而止。

統領商榮。以溫公神道碑爲餉。先生命吏約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旣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卻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卻是布置。某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嘗聞東坡作韓

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遂掃將去道夫問看老蘓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卻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卻不是闕茸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辦後對人開相似都無恁地安詳蜚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

而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爲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爲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密由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

南豐作官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今人作文皆不足爲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

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
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
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說又
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
以不敢深言且鶻突說在裏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
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
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
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
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

稱書上此換字法也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
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
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
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
務悅人者外而已可恥也矣

道者文之根本文章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
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
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
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

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卻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一日說作文。曰。不必著意學。如此文章。但須明理。理精後。文字自典實。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蕪子瞻雖氣豪善作文。終不免疎漏處。因論文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

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關報。

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取入規矩。不然。蕩將去。

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

看陳蕃叟同合錄序文字艱澁曰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

蘇子由愛選詩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某卻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卻有力齊梁間之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唐明皇資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甚麼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蚤渡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槩便有帝王底氣。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

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

一日做百詩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

松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甚麼句法

舉南軒詩云臥聽急雨打芭蕉先生曰此句不響曰不若作臥聞急雨到芭蕉

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

先生因說古人做詩不十分著題卻好今人做詩愈著題愈不好

字被蘓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子瞻單勾把筆錢穆父見之曰尚未能把筆邪

筆力到則字皆好如胸中別樣即動容周旋中禮

寫字不要好時卻好

拾遺

志氣清明思慮精一炯然不昧而常有以察於幾微之間則精矣立心之剛用力之篤毅然自守而常有以謹於

毫釐之失則一矣

寤寐者身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

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濤而寐濁

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寐而言之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無誠心則不中

天機有不器於物者在方為方在圓為圓

先生曰自家理會得這道理使天下之人皆理會得這道

理豈不是樂

乃氣之精明者耳

